

希特勒

我的奮鬥

陳式 譯



文國書局

譯 式 陳

鬥 奮 的 我

局 書 國 文



售價：新台幣陸拾元

出版者：文 國 書 局

發行人：沈 英 士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二一三四號

地址：台南市崇德三街62巷8號

電話：(〇六)二六七六一五五五

劃撥：三〇六三五六號沈英士帳戶

印刷者：新 奇 星 印 刷 局

經銷處：全 國 各 大 書 局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八月初版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缺頁或裝訂錯誤可寄回更換※

序

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慕尼黑法庭判決，我被囚於勒奇河畔蘭支爾堡要塞的監獄裏。

早就想書寫關於我對本黨的計劃和意見，希望給諸位知道一些個中情形的同志們。只因連年公私奔波，一直無暇握筆，現在既然有了這樣一個閒暇機會，便乘此寫下這本共分兩部的小冊子，使大家能從這本小冊子裏窺見本黨發展的經過和目的。

當然，我也知道，要使一種主義獲得人們熱烈信仰和擁護，用文字遠較口頭闡述來得有效，世界許多次運動的成功，大都歸功於一般能幹的演說家，而不是許多有名的著作家。但是爲了想把我的主義揭示得更加詳細，更易令人了解，我覺得非寫下這本小冊子不可。因此，本書也可說是我日後行動的指針，同時也是本黨活動的一個基礎。

著者識於勒奇河畔蘭支爾堡要塞獄中

目 錄

序

第一部 奮鬥的回顧

第一章	我的家庭	一
第二章	在維也納苦學	四
第三章	在維也納所得的政見	一九
第四章	在慕尼黑	四二
第五章	世界大戰	五三
第六章	戰爭宣傳	六〇
第七章	革命	六五
第八章	政治生活的開始	七三

第九章	德國工人黨·····	七八
第十章	舊帝國的崩潰徵兆·····	八二
第十一章	民族與種族·····	九九
第十二章	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	一〇〇
第2部 民族社會主義運動·····		
第一章	世界觀與政黨·····	一一一
第二章	國家·····	一二五
第三章	公民與國民·····	一四五
第四章	人格與民族國家的觀念·····	一四七
第五章	世界與組織·····	一五二
第六章	初期的奮鬥——演說的功效·····	一五七
第七章	同共產黨的爭鬥·····	一六四
第八章	強者獨裁便成爲最強者·····	一七四
第九章	挺進隊的意義和組織·····	一七八

第十章	虛偽的聯邦主義	一九二
第十一章	宣傳與組織	二〇一
第十二章	工會問題	二〇六
第十三章	德國在大戰後的聯盟政策	二一〇
第十四章	東方政策	二二二
第十五章	緊急的防衛權	二三四
附錄一		
	希特勒遺囑	二四一
附錄二	狂人的狂言	
	希特勒及其「我的奮鬥」	二四四

第1部 奮鬥的回顧

第1章 我的家庭

我幸運地生長在萊茵河（Rhein）邊岸的普勃諾鎮（Braunau）上，這市鎮太美麗了。而且正是兩個日耳曼國境的交接之處，天生給了我一個奮鬥的機會。

奧地利——這日耳曼民族的支脈，早應該附歸祖國大日耳曼的版圖上。這並非是經濟關係，而是血統關係。縱使一個國家的擁抱於經濟上是蒙受不利，我也可以武斷地說：如果日耳曼的子孫一天不合併統治，便一天得不到安寧。必至日耳曼人民繁殖到人口膨脹時，才伸出手掌去向外掠取領土。那時候大眾爲了麪包和牛油，當然不惜用鋤頭代替了刀劍，去揭開戰爭的序幕。正因爲如此，我生長在邊陲小鎮上，便負有神聖偉大的使命。

「我是日耳曼人。可是爲什麼我們和其他日耳曼人分裂？我們不是同一種族嗎？」我年輕時代這個嚴重的問題便在我腦海裏打滾，我揮着鐵拳，爲什麼日耳曼人民都不一致投到俾斯麥帝國（Bismarck's Empire）的懷抱裏呢？我一直這樣地憤恨着。

做官的生活，我並不想。根本我不願悶死在文牘的案頭，重踏我父親所說官場失敗的覆轍，

這是我的決心；任外界如何加給我多大的誘惑，我都不變初衷。

我了解歷史的意義，我是個純粹的民族主義者。

少年時代，我記得在奧地利民族鬪爭運動的範疇裏，早種下了這一顆種子。我曾經拉攏南疆協會（Sudmark）以及學聯會，呈獻黑、紅、黃三色的穀花旗，不唱奧地利的皇歌（Kaiserlied）而獨高喊着德意志優於一切（Deutsch — latd uber alles）的歌曲，即是受到威脅也不畏懼。我們這一代青年原先已受了政治訓練，雖然那時僅僅得一些國語，還不知道啓發「民族性」的責任。總之，我少年時已不是一個頭腦冷靜的人，而是個熱烈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Deutschnationa）。

我的思想快捷地發展着，十五歲那年，我便能把效忠君王的「愛國主義」和人民立場的「民族主義」分析得很明白。我始終愛好民族主義的觀念。不過千萬料不到會有今日這個黨的組織！奧地利對我們日耳曼人民，是不知忠實愛護的。這一點，我們知道。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常聽見奧地利赫倍塞軋朝（Habsbourhus）過去統治的方略。我們知道身體中已染上了毒素，同時那股毒緣在奧國南北兩部的天空瀰漫着。瞧！奧京維也納城中，日耳曼人民是到那裏去了啊？

奧國皇家做着捷克化的美夢，但是法蘭西斯·腓第南大公（Archduke Farncis Ferdinand）——這位奧境內日耳曼的敵人，後來終於被槍殺。如果天道不公，怎麼會毀滅了

這個要想使奧國形成捷克斯拉夫化的主要角色呢？

世界未來大戰的第一顆炮彈，也許藏在德奧聯盟後新德意志的一尊炮口裏吧？

總之，大戰和德國崩潰的種子，早已潛伏在這個聯盟中。關於這一問題我在後文自有交待，姑且再說到我的本身。我早認為要保持日耳曼民族的安全，必須先將奧地利摧毀。原因在於「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兩者間政治距離太遠；而赫倍塞軋皇室的存在，又是日耳曼人民的一個障礙。

由於我對這些認識更加清楚，使我非常痛恨着奧國；但是，德奧隱睡上我的家庭，我是多麼的愛護啊！

我從小生長在貧困的環境中。家裏原有的薄產，被我母親一場大病耗用殆盡，因此無法維持生活。我決心在這時候起自食其力，便携了一隻簡陋的衣箱奔到維也納。我希望堅苦地和自己命運搏鬥一場，戰勝之後，就能成爲一個世界傑出人物；但我不將做官看作一生最高的目標！

第2章 在維也納苦學

在維也納城中，貧富的懸殊，真有天壤之別。帝國的人口是五千二百萬，其中民族繁雜，實為帝國的一大隱憂。我們可於京邑的中區，覘知奧國的命脈。宮廷的煊赫，有如磁石一般。吸取全國各地的財富與智能，而哈布斯堡皇室，又厲行中央集權的政策。以鞏固國內各民族的團結。因此一切的權威，完全集中在首都皇城。

維也納不單是古老的多瑙皇室的政治，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經濟的中心。除了多數的將帥、官吏、藝術家、教授之外，還有更多的工人和貧民，他們和貴族富商共同的生存在其間。失業者徬徨於臨街（Ringstrasse）的宮殿四周，數以千計。而凱旋路（Via triumphalis）上那些無家可歸的人，都麤集於溝渠污穢的中間。

如果要研究社會問題，在德意志的任何城市中，再沒有比維也納更適合的了。不過這種研究，不能僅從表面上去做的，局外人又只能說一些莫不關心的空話，或佯示感慨。猶之未遭毒蛇蟠繞過的人，不能得知毒蛇的毒涎。那些幸運者和自矜成功者，則昧於社會需要；而華裝貴婦，則又徒有慈悲而缺乏才能。我不知道這兩者的為害，熟淺熟深！後者的罪在於缺乏良知，所以當發現自己盡力於社會事業，而毫無效果所得，並且反而引起強烈的反感而驚訝，以為這是民衆忘恩的佐證。實則社會事業的不易完成，它的癥結所在，不在施行小惠，而在恢復民衆的權利，所以

，不應希望人們來感德，這是她們所不能了解的。

我覺得這種事情，可循兩種方法來改進：一是對於社會責任應有深摯的情感，方能確立良好的原則，以我們發展的途徑；一是須痛下決心，除去一切不可救藥的贅疣。

上帝並不着重在維持已存的事物，而着重在培養新的生命，使種族得以繼續下去，人類的生活也是如此，我們不應過分重視目前的積弊，這是絕不可能的，我們應即確定一完善的方法，以謀將來的發展。

當我在維也納為生活而奮鬥的時候，我觀察得十分的清楚，知道社會事業決不能着重在公益事業，這種事業是可笑而無用的，應該除去經濟和文化生活組織上的種種錯誤，因為這種錯誤，足以使個人陷入墮落的境地。

奧國因忽視社會的立法，所以他不能剷除社會的積弊。這是有目共觀的事實。

當時最使我駭異的，是為工人的經濟痛苦，還是他們的卑鄙行為，或為精神生活的低下？我實不得而知。

生活困苦的人，說他們只要足以維持生活，則為德意志人或非德意志人都是一樣的，中產階級，聽見了這種話，不是要勃然大怒嗎？他們對於這種「民族自尊心」的缺乏，一定要大聲斥責，表現出他們憎惡的意思。

為什麼中產階級有較優的情緒？真正能夠返躬自問的，究竟有幾人？能夠了解在祖國民族的

文化生活和藝術生活之中，有許多偉大的成就，使他們成爲得天獨厚的民族中一分子的，又有幾人？能夠明白祖國的光榮，在於祖國各方面的偉績的，又有幾人？

到了此刻，以前我所不知道的事，便完全領會了。

欲使民衆「民族化」須得先造成健全的社會環境，然後再教育個人，這是最重要的問題。因爲欲使民衆知道祖國在文化上、經濟上，以及在政治上的種種偉績，而自幸爲此民族的一分子，非從教育着手不可。一個人必須爲他所愛的而奮鬥，而所愛的也必須爲他所敬，然而不是他明白了解的東西，那又何能對它發生敬意？

我對於社會問題，既發生了興趣，便透徹的研究它們。於是新興的世界，遂出現在我的眼前了。

在一九〇九到一九一〇年之中，我的生活環境漸漸轉好，無須靠做工來維持生活，我靠製圖及畫水彩畫，來維持我獨立的生活。

凡是不徹底和帶有怯弱性的事件，都是爲民衆所不歡迎的。

民衆愛嚴峻的統治者，甚於愛乞憐的人，他們對絕對的主義，較之對不知如何使用的自由，還要覺得滿意，就像婦女的性情，對於受抽象理論的感動，決不能像敬羨一種優越的勢力一樣。

他寧願屈服於強者，而不願去支配一個弱者；所以，民衆對精神上所受的威脅，並不覺得可恥，就像他們不覺得他的自由被欺凌，及至逼而反抗就以爲可恥的。他們或許不知遭遇的冤抑，

但見到統治者舉止的果毅，言論的堅厲而終使他們服從到底。

若以一個具有高超真理，而施行方面却是非常殘酷的主義，起而反抗社會民主黨，那麼無論這個鬭爭者怎樣劇烈，這主義必會得到勝利的。

不到兩年，我已了解社會民主黨的學說，和它的專門用途了。

社會民主黨，從它的經驗中，很知道實力的可貴，所以對於該黨認為有實力的人，就攻擊不遺餘力，——實力實是不可多得的东西。而在他方面對於敵方的弱者極力頌揚，起初很小心，後來大膽地實行起來，且看弱者的能力如何而定。他對於無權力無意志者的畏懼，還不若他對於資質平凡，而意志果毅。

他又能夠使人民相信，惟有他才有和平的秘訣；同時以不動聲色的舉動，乘群眾不注意的時候，潛施壓力或竟大膽地出而攘奪，得寸進尺，以拓展他的地位。

這純粹是利用人類弱點的策略。假如對方不懂得以毒攻毒的戰術，他這種策略是步步勝利的。

我們不得不對弱者告誡說：這是一個存亡的關鍵。

在工場、商店中，或群眾大會，及示威運動時，所用的恫嚇，倘使不碰到相同的勢力，那是常常得到成功的。

工人遲早必定要被貧困所迫，而加入社會民主黨。資產階級，對於人類最合理的要求，亦往

往反對，這不僅是愚昧，也是不道德的，而且對於他們也無一些利益，而工人中就是極守紀律的，但也不得不因此退出工會而參加政治。

在我二十歲的時候，對於保障工人權利，和改進勞工生活的工會，與那階級鬭爭中為政黨作工具的工會，也已能夠辨別清楚了。

社會民主黨，知道工會運動的極端重要，所以就利用它作為一種工具，因而獲得了相當的優勢；反過來。資產階級，不能見及於此，所以便失去了政治的地位。他們以為看輕工會運動，不使它按步的發展，便可以使之消滅；甚至令它走上不通的路途。如果說工會運動和祖國為敵而有害的話，那實屬荒謬可笑。實在說起來，那是恰恰相反的。倘若工會的目的，是在改善國家基礎中某階級的生活狀況，而能獲得效果，則其行動絕非和祖國為敵，倒是名正言順的民族運動。這樣，工會運動對於社會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少的助力，缺少了它，普遍的民族教育，便也無由去着想了。所以它最大的功績，便是在於除掉社會的流毒，根治身體和心理的病源，因而增加民族的一般福利。

至於說到工會的本質，這便成為贅述了。

假使在僱主之中，還有不能明白社會的原理。甚至誤解了正義和公理的話，那我們民衆中一部分的勞工，就可以起來反抗個人的貪婪和無理，以之來保護全體的福利，這不但是為了權利，而且也是為了義務。因為保持民衆間的忠實和信仰，乃民族的福利，這正和保持民衆的健康，有

着同樣的功績。

因爲待遇的不平，而引起的反抗，如果在合法的司法當局尙未能夠有適當的解決之前，這鬭爭的勝負，祇好由最強有力的一方來裁決了。如果許多的勞工，和資本雄厚的某一僱主發生了抵抗，倘若在開始的時候，就有了不易獲得勝利的希望，那勞工們就得非團結一致不可奏功，這理由是極爲明顯的。

在最近的幾十年中，工會運動已經在社會民主黨專家的手中，由保護人類社會權利的工具，一變而爲摧殘國民經濟的利器了。那般利用工會爲目的的人，完全沒有計及工人的福利。

因爲在政治方面，當一方在毫無顧忌的橫行不法，而一方則忍辱含垢只知屈服的時候，那經濟壓迫，往往成爲攫奪的良策。

工會運動，在本世紀的開始，早失去其本來的目的了。年復一年，於是工會日益墮入社會民主黨政治的勢力中，後來竟成爲階級鬭爭的唯一利器了。

資產階級對這種現象，不但不取攻勢，反而受其壓迫和蹂躪。最後，才採用不大合宜的方法，然而爲時未免太晚，不能發生效果，而且因其弱點很多，終於遭到了失敗。因此，不但一切依然如舊，而且不平反較前更甚。

「自由工會」(free trades union)正像駭人的狂風暴雨，竟而降低於政治的水準之下，它威脅着社會的安全，民族的獨立，國家的鞏固，以及個人的自由，可以說是一種最可怕的工

具。尤其厲害，它會嘲笑民主觀念。玷辱自由，譏諷博愛；說是：「你如果不從我，我便把你的頭顱打破。」

我略略懂得了一些「人類的友情」，爲時既久，我的見解，也就日益廣大而深刻，因此也就無法來把它改變。

我既洞悉了納粹黨的外表，於是便想進一步探究其學說中的要旨。可是黨當局所發表的文字，於我毫無裨益。在討論經濟問題的時候，其立言和辯證都不大正確；而說到政治方面時，更是難圓其說。因此，我對於那些瑣辯詭飾的文字，憎厭達於極點。

最後我才知道這種殘賊的學說，是和那某種種族特性有關的，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明白猶太人，便是明白納粹黨內部真相的惟一關鍵。明白了這民族，便是揭穿了對於這黨的目的和意義上一切錯誤的觀念，並且更暴露了馬克斯主義濫用社會主義的美妙文辭欺世。

「猶太」這一個名詞，在什麼時候才開始對我發生了特殊的意義？這個回答，縱非不可能，但也是很難的。我現在已不能追憶到我父親在世的時候，曾於家中聽過了這名詞否。即使他老人家曾經說及這名詞，我想大概也是在指一種遼古的文化而言。我的父親生平略具世界公民的觀念，而且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這在我所受的影響是很大的。

我在學校的時候，也不曾有過其他足以更易了解我居家時所受的印象。在實科學校中的時候，我曾經認識了一個猶太兒童，他很被我們所重視；因爲各種的經驗，得悉其人是一個沉默寡言